

編 錐 管

第五冊

錢 鍾 書 著

中 華 書 局

1908—CHA

管 錐 編

第 五 冊

錢 鍾 書 著

淮陰教育學院圖書館
收單. 0055-
980005106



中 華 書 局

管 錐 編 增 訂

序

《管錐編》問世以還，數承讀者貽書啟益。余重閱一過，亦見樹義之蘊蓄未宣、舉證之援據不中者，往往而有。欲愜心以求當，遂費詞而無惜。乃增訂以成此卷，所採諸君來教，敬著主名，不忘有自。每則之首，悉標原書頁數。補苴附麗，雖祇比鴻毛之益，或尚非蛇足之添。仍乞周君振甫，爲我別裁焉。原書訛脫字句，無慮數百處，重勞四方函示匡正，若再版可期，當就本文刊訂，今姑略諸。

一九八一年八月

弁 言

此書於一九八六年再版，海內外讀者仍賜函是正訛文脫字，少者二三事，多則如王君依民校讐至百十事。察毫指瑕，都感嘉惠。因仍乞馬蓉女士逐處勘改，尋行數墨，亦既勞止！疏忽遺漏，必所難免；徒有務盡之虛願，終以求闕爲解嘲爾。原成《增訂》後，復偶弋獲，牀上安牀，作《增訂》之二；中華書局許於三版時以兩者合爲第五冊，固所願也，非敢望也，謹志忭謝。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

目 次

管錐編增訂.....	1
管錐編增訂之二.....	125

7 頁

聖奧古斯丁語，可參觀亞理士多德所謂上帝有“不動之動” (an activity of immobility — *Nicom. Eth.*, Bk VII, ch.14,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Random House, 1058)。後世基督教頌神詩，亦或言“不動尊”(der Unbewegliche)，“萬物運行而彼寧靜”(Es regt sich alles zwar, doch er bleibt unbewegt — Daniel von Czepko, *Sexcenta monodistische Sapientum*, in M. Wehrli, *Deutsche Barocklyrik*, 3. Aufl., 170)。十九世紀瑞士名小說《綠衣亨利》卷三首章純發議論，以天運通之藝事，標“動中之靜”(die Ruhe in der Bewegung)為究竟義，初非新諦，而取譬詼詭：“上帝寂然若伏鼠，宇宙拱而運旋”(Gott hält sich mäuschenstill, darum bewegt sich die Welt um ihn — G. Keller, *Der grüne Heinrich*, III. 1, *Sämtl. Werke*, Aufbau, IV, 374)。擬上帝於鼯鼠，正如《聖經》擬上帝於“竊賊”(參觀 1017 頁)，皆《詩·文王》以“無聲無臭”形容“上天之載”之旨，亦《老子》反復所言“玄德”(第一〇、五一、六五章；參觀一五章：“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王弼註謂“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參觀第一八章註：“行術用明，……趣觀形見，物知避之”；三六章註：“器不可覩，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四九章註：“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無所察焉，百姓何避？”)。尊嚴上帝，屏息潛踪，靜如鼠子，動若倫

兒，用意蓋同申、韓、鬼谷輩侈陳“聖人之道陰，在隱與匿”、“聖人貴夜行”耳（參觀 265-8 頁）。《韓非子·八經》曰：“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舊註謂如天之“不可測”，如鬼之“陰密”。《老子》第四一章稱“道”曰：“建德若偷”（參觀嚴遵《道德指歸論·上士聞道篇》：“建德若偷，無所不成”），王弼註：“偷、匹也”，義不可通，校改紛如，都未厭心，竊以爲“匹”乃“匿”之訛。“偷”如《莊子·漁父》“偷拔其所欲謂之險”之“偷”，宣穎註：“潛引人心中之欲。”《出曜經》卷一五《利養品》下稱“息心”得“智慧解脫”曰：“如鼠藏穴，潛隱習教。”夫證道得解，而曰“若偷”“如鼠”，殆類“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第四二章，又三九章）歟。

9 頁

《文心雕龍》曰“形用”，承魏晉習語。《三國志·魏書·王弼傳》裴註引《博物記》：“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謂粲狀貌陋而舉止率；《周易·乾》王弼註：“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又《坤》註：“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形用”卽“體用”。《詩·大序》：“詩有六義焉”一節，孔穎達《正義》：“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以“形”、“用”對稱，而後句所言“形”正是前句所言“體”，亦如《易·乾》孔《正義》之以“體”、“用”當王註之“形”、“用”也（見 8 頁引）。“體用”在《易》王註中曾一見，《困·九二》：“困於酒食”節註：“居困之時，處得其中，體夫剛質，而用中履謙。”

9 頁註 1

十七世紀意大利詩人賦噴泉，亦謂其“晶瑩呈狀，不息不行”
(*sebben nel cristal mobile immota / sua sembianza abbia il fonte* — N. Barberini: “La Fontana”, quoted in J. Rousset, *Circé et le Paon*, nouv. éd., 154), 或謂“水流而若冰凝”(liquida è l'onda e pur gelata appare — G. M. Materdona: “La Fontana di Ponte Sisto in Roma”, in G. G. Ferrero, *Marino e i Marinisti*, 776)。眼處心生，不異歌德、雪萊等機杼，正如徐凝詠廬山瀑布之“飛”而復能不去“長”在也。

15 頁

陳繼儒《晚香堂小品》卷一〇《食物纂要序》亦襲人身九竅爲“泰卦”之說。

19 頁

吉朋謂哲人於國家所奉宗教，“貌敬”(external reverence)而“腹誹”(inward contempt)，君主之崇祀神道，亦藉以馭民，初非度信。同時人若孟德斯鳩、休謨論古羅馬宗教，皆道此，而吉朋筆舌尤冷雋耳(Cf. Peter Gay, *Style in History*, McGraw-Hill Paper Back, 43—4)。非特古羅馬哲人爲然。古希臘懷疑派而還，相率諄諄告誡，謂於國教以至俗信，不妨二心兩舌，外示和同而內不奉持(in saying this we express no belief)，所以免禍遠害，蒙田、笛卡爾且標爲律己之首要(*la règle des règles; la première maxime*)焉(E. Bevan, *Later Greek Religion*, 52 ff. Sextus Empiricus; Montai-

gne, *Essais*, I. xxiii, “Bib. de la Pléiade”, 131; Descartes,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III, ed. G. Gadoffre, 23)。十六世紀基督教神甫制定“內心保留”(mental reservation)之法，作用大同。康帕內拉嘗賦詩，題曰：“哲人有識而無力”(Senno senza Forza de’ Savi)，謂哲人達心而懦，洞察世法之鄙妄，而祇能閉戶獨居時，心光自照(vissero sol col senno a chiuse porte)，及夫外出(in pubblico)，則不敢不隨俗委蛇(*Opere di G. Bruno e di T. Campanella*, Riccardo Ricciardi, 799)。吾人歛聞《老子》所謂：“和其光，同其塵”，與夫釋氏所謂“權實雙行法”(參觀 437—8 頁)，於此等言教，當不少見多怪也。身心二本，內外兩截，固流俗人優為常習；飾貌匿情，當面覆背，行之容易，視亦等閒。顧哲人於此，熟思乃悟，苦參始證，且拈出若箴銘然，何其用心之枉而見事之遲乎！殆藉思辯之功，“自發”(an sich)之明進而為“自覺”(für sich)之融耶(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J. Hoffmeister, 22)? “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參觀 452 頁)，殆此之謂耶？

20 頁又 396 頁

臣下律君上者，君上即以責臣下，參觀 964 頁引光聰諧論“官箴”變而為“箴官”。然世事難以一概。《呂氏春秋·樂制》記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可移於民，……可移於歲”；公不忍，“寧獨死”，天鑑其“至德”，延齡二十一歲。《左傳》哀公六年七月“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昭王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禱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不肯，曰：“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卒。

是“秘祝”乃春秋以來古法，不自秦始。二事均徵君上不乏畏天而願受罰者，臣下則教之以天可欺而得逃罪焉；本愛君之旨，獻謀移禍。《舊唐書·高宗紀》下總章元年四月有彗星見，詔內外臣僚各上封事“極言過失”，於是羣臣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星孛於東北，此高麗將滅之徵”；《禮儀志》二證聖元年正月佛堂即天堂災，延燒明堂，“則天欲責躬”，而羣臣“諂妄”，或謂：“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或謂：“彌勒初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二事均徵君上或偶畏天而欲修德者，臣下則諂之爲天所眷而毋引咎焉；本愛君之旨，貢諛長惡。“神道”之“教”，遂同虛“設”矣。《外戚傳》記薛懷義失寵“恨怒”，遂“焚明堂，天堂並爲灰燼，則天愧而隱之”；則其“欲責躬”者，掩飾之詞也，然臣而不“諂妄”，自可乘機進諫，如因風之吹火焉。故白居易《新樂府·司天臺》歎：“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上凌下替謫見天……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司天以儆君者，亦可遮天以媚君。顧居易知“司天臺”之溺職乖本矣，而《新樂府·采詩官》又歎：“郊廟登歌讚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夕郎所奏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因歸咎於“采詩官”之不置。則猶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苟“不求賢”而得其人，即置“采詩官”，亦將如“司天”太史行徑，託爲神功聖德之謳，以當慶雲壽星之奏耳。《荀子·君道》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參觀《致士》），斯其一端。蓋良法美意，布在方策，而見諸行事，則雖典章所定，難保奸黠者之不曲解便私（knave-proof），雖規矩可循，亦難保蚩愚者之無誤會妄作（fool-proof）也（參觀 1008—9 頁）。

22 頁

海涅屢取譬於此，如追憶亡友一編中言宗教爲“可口之催眠藥水、精神鴉片(geistiges Opium)”；又1840年巴黎通信譏英國人日趨惰靡，將如中國人之不尚武，“宗教虔信主義乃最有害之鴉片”(durch den Pietismus, dieses schlimmste Opium)，與有咎焉(Ludwig Börne: eine Denkschrift, IV; Lutetia, XVI — Werke und Briefe, Aufbau, VI, 194, 327)。

27 頁

杜甫《潼關吏》：“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仇註：“上句言其堅，下句言其高。”施鴻保《讀杜詩說》：“此互言也。大城未嘗不高，小城何嘗不堅。分解非是。”即孔疏所謂“互文相足”。

31 頁

《全金元詞》一二三〇頁李道純《沁園春》：“這個○兒，自歷劫以來無象”云云，亦以空白圓圈示“本來模樣”。

33 頁

《西遊記》三一回行者語八戒曰：“這妖怪無禮，他敢背前面後罵我”；又斥黃袍怪曰：“你害他便也罷，却又背前面後罵我。”行者謂黃袍怪罵己時，不當己之面而當己之背，“背前”正亦“面後”，疊詞一意。

39 頁

香餅可喻爲圓月，周嘉胄《香乘》卷一四至一八屢言其製，如“作餅蒸之”，“爲薄餅燒之”，“散燒或捻小餅亦可”，“捻作餅子燒之”等。香盤亦可喻爲圓月，其製見洪芻《香譜》卷下，圓徑每二、三尺，燃於飲席及佛寺；《全宋詞》二五二六頁彭耜《十二時》：“此心終日繞香盤，在篆畦兒裏”，卽此物也。

40 頁

《大智度論》卷九一《釋具足品》第八一上：“以明心事，故說譬喻，取其少許相似處爲喻。……如師子喻王；師子於獸中無畏，王於羣下自在無難，故以爲喻，復何可責四足負毛爲異耶？”“少許相似處”卽“分”耳。

62 頁

德國浪漫主義論師稱聲音較言語爲親切：“人心深處，情思如潛波滂沛，變動不居。以語言舉數之、名目之、抒寫之，不過寄寓於外物異體；音樂則動中流外，自取乎己，不乞諸鄰者也”(und ebenso ist es mit dem geheimnisvollen Strome in den Tiefen des menschlichen Gemütes beschaffen, die Sprache zählt und nennt and beschreibt seine Verwandlungen, in fremden Stoff; die Tonkunst strömt ihn uns selber vor — W. H. Wackenroder, *Herzensergiessungen eines kunstliebenden Klosterbruders*, ed. A. Gillies, 148)。

《水滸》第四九回於“兩打祝家莊”時，插入解珍、解寶遭毛太公誣陷事：“看官牢記，這段話頭原來和宋公明初打祝家莊時一同事發，却難這邊說一句，那邊說一回，因此權記下”云云。亦章回小說中“一張口難說兩家話”之古例。蓋事物四方八面，而語文之運用祇能作單線式(language is used linearly)，如絃之續而繩之繼。十八世紀瑞士寫景詩人兼生理學者撰《本國博物志》云：“天然品物之互相繫聯，有若組結爲網，而不似貫串成鏈。人一一敘述之，次序銜接，則祇如鏈焉。蓋並時而數物同陳，端非筆舌所能辦耳”(Natura in reticulum sua genera connexit, non catenam: homines non possunt nisi catenam sequi, cum non plura simul [possint] sermone exponere — Albrecht von Haller, *Historia stirpium indigenarum Helvetiae inchoata*, quoted in R. Arnheim, *Visual Thinking*, 234; cf. 246—7)。雖爲物類而發，亦可通諸人事。“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說岳全傳》第一五回“表”字作“在”)，“說時遲，那時快”，不外此意。福樓拜自詡《包法利夫人》第二卷第八章曲傳農業賽會中同時獸聲人語，雜而不亂(cf J. Frank: “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 in R. W. Stallman, ed., *Critiques and Essays in Criticism 1920—1948*, 322)。後世小說作者青出於藍。或謂歷來敘事章句，整齊平直，如火車軌道(a formal railway line of sentence)，失真違實，當如石子投水(throwing a pebble into a pond)，飛濺盤渦，則幾是矣(Virginia Woolf, *Letters*, ed. N. Nicolson and J. Trautman, 1976, III, 135—6)。或謂人事絕不類小說中所敘之雁行魚貫，先後不紊(aie einfache Reihenfolge, der

Faden der Erzählung), 實乃交集紛來, 故必以敘述之單線鋪引爲萬緒綜織之平面 (sich in einer unendlich verwobenen Fläche ausbreitet), 一變前人筆法 (Robert Musil,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Kap. 122, Berlin: Verlag Volk und Welt, 1975, I, 830—1). 要之, 欲以網代鏈, 如雙管齊下, 五官並用, 窮語言文字之能事, 爲語言文字之所不能爲 (to try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mpossible) 而已。亞理士多德《詩學》稱史詩取境較悲劇爲廣, 同時發生之情節不能入劇演出, 而詩中可以敘述出之 (owing to the narrative form, many events simultaneously transacted can be presented — *Poetics*, XXIV, S. H. Butcher, *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91—3)。然無以解於以鏈代網、變並駕齊驅爲銜尾接踵也。荷馬史詩上篇每寫同時情事, 而一若敘述有先後亦即發生分先後者 (aus dem Nacheinander-erzählen auch noch ein Nacheinander-geschehen wird — T. Zielinski: “Die Behandlung gleichzeitiger Ereignisse im antiken Epos”, quoted in E. Lämmert, *Bauformen des Erzählens*, 6. Aufl., 1975, 85), 則《詩學》所未及矣。

70 頁

謝惠連《秋胡行》: “紅桃含天, 綠柳舒萼”, “天”一作“妖”, 卽“媿”之訛。“天”而曰“含”, 正如費昶《芳樹》之“花開似含笑”耳。

74 頁

劉安世《孫公談圃》卷中記王安石因《詩》句, 遂持“鼠實無牙”之說, 有人至“捕一鼠”與之質焉。

77 頁

《管子·宙合》：“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儀”如《法禁》所謂“君壹置其儀”之“儀”；“度儀”與“大揆”對舉並稱，“度”亦即訓寬大。愛默生論人心觀物“有若鏡然，照映百態萬象而不疲不散”（like that of a looking-glass, which is never tired or worn by any multitude of objects which it reflects — *Emerson: A Modern Anthology*, ed. K. Kazin and D. Aaron, 239）。袁羊所謂“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也。

84 頁

《三國演義》語最傳誦。如清長白浩歌子《螢窗異草》初編卷二《馮壘》黃椿斥壘“因昆弟而棄夫婦之倫”，壘辯曰：“兄弟、手足也，妻子、衣服也；寧爲手足去衣服？”椿笑曰：“因手足之故，而裸以爲飾，即聖人亦無取焉。”希臘古史載大流士王（Darius）欲孥戮大臣，株連其妻黨。罪人婦號泣以求，王許赦一人，惟婦所請。婦乞恕其兄或弟，王大怪之。婦曰：“倘上天命妾再適人，是妾喪夫而有夫，喪子可有子也。然妾之父母早亡，不復能有兄若弟矣！”王憐而宥其弟及一子（Herodotus, III, 119, “Loeb”, I, 147）。是兄弟如手足而夫兒如衣服也。

88 頁

張君觀教曰：“憶唐長安無賴子好雕青，至以所狎婦女姓名、里貫涅之身上，亦如唐荒之‘造冊立表’。徵吾國故事，似不應漏此。”是也。按其事見於《清異錄》卷三《肢體》：“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割

刺相高，……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飲酒、蒲博之事，所交婦人姓名、年齒、行第、坊巷、形貌之詳，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爲‘針史’。”

90 頁

蘇軾摹寫赤壁景色，後人繼作，所見異詞。《後赤壁賦》有曰：“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履巉巖，……攀栖鵲之危巢”；《東坡志林》卷九亦曰：“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鵲巢其上。”韓駒與軾年輩相接，《陵陽先生詩》卷三《登赤壁磯》已云：“豈有危巢與栖鵲，亦無陳迹但飛鷗。”晚明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一《東游日記》：“讀子瞻賦，覺此地深林邃石，幽蒨不可測度。韓子蒼、陸放翁去公未遠，至此已云是一茅阜，了無可觀，‘危巢栖鵲’，皆爲夢語。故知一經文人舌筆，嫫母化爲夷施，老禿鶴皆作繡鴛鴦矣！”清初陸次雲《北墅緒言》卷下《下赤壁賦》：“清淺蓬萊，漲爲平陸。馮夷徙而深居，潛蛟遷而遠伏。求所謂‘縱一葦、凌萬頃’之奇觀，杳不可以再復。昔讀兩賦，宛轉流連；茲尋其跡，渺若雲烟。欲聽簫聲，無復聞其怨慕；欲觀鶴影，何從仰其踰躡！坡仙於此，嘗致慨乎孟德，後坡仙而至者，復致慨乎坡仙！”發揮更暢。邵長蘅《青門簾稿》卷九《遊黃州赤壁記》則頗兼袁、陸二氏之意：“余曩時讀子瞻賦所云……，意必幽邃峭深，迥然耳目之表。今身歷之，皆不逮所聞。豈又文人之言少實而多虛，雖子瞻不免耶？抑陵谷變遷，而江山不可復識耶？”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九《遊浮山記》亦述同游者怪劉大櫟記此山之過“褒”，因疑“古今之文舉不足信”。詩文描繪物色人事，歷歷如覩者，未必鑿鑿有據，苟欲按圖索驥，便同刻舟求劍矣(Cf. D. Lodge, *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 9 ff., 22 ff., 33 f., “realism in the neutral sense” vs “rea-

